# 戰國策卷第十三

## 齊六

高誘注

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咺者續云古今人表狐爰說古曰即狐咺也齊人見戰國策正議閔王斮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爲政者也續云子由古史以此爲閔王時事刪史記穰苴傳通鑑全引此段不入穰苴事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輿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償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

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
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
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
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
於敲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爲漱園君王
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
亡餘卒破燕兵紿騎劫遂以復齊遽迎太子於莒立
之以爲王襄王即位（一作立）君王后以爲后生齊三建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
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
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
孫賈乃（一本添反字）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
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
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三同集無此十一字史記有）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
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
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一作士）忿不顧燕王之
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
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錢劉勇士不再劫）
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

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一本添齊字）弃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弊即臣見公之不能得（錢劉作待）一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百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旣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者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三本同燕王字）一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曾無意者字史記有）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續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荆也非也王邵曰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世世稱孤寡（錢作寡人）與齊久存（劉作左齊據右）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傚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

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而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伍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曹無此字）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續別本有諸侯二字）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

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

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讀而去故解齊國之圍

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爲太子徵齊以破燕田單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守即墨之

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曾一作菑）水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一本下有之字）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續別本巖字作聲句

（絕通鑑作巖下）有貫珠者（續元和姓纂引戰國策齊有貫珠則貫姓殊名非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劉何曰）泰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舉（曹一作惡）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曹一作惡）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之腓（錢劉一作）肥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錢劉一作）肥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

一本下有之字身而幸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內牧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

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開民人之治曾作始字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

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一作劇）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劒拄頤攻狄不能（續云能音泥）下壘枯丘（續云丘音谿古叶音晁改作壘於梧丘說苑同）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立則丈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云曰（一作去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續別本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何黨矣叶音往尚皆有平聲黨亦當平讀說苑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說苑作掖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說苑作馳聘）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一作脩）城立於矢石之所乃（劉本作及）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粮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餘粮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劉添不字）可不償因以爲辭而攻之亦可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大史家庸夫大史敫（劉作徼）女奇法章之狀貌

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曾添之字私焉苴中及
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苴共
立法章爲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后生子建
太史敫曰女無謀一作嫘而嫁者非吾種也汗吾世矣
終身不覩君王后劉下王后三更有君字賢不以不覩之故失
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
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
使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別本作能解此環
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
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群
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
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
受秦閒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脩
攻戰之備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
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
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與
一聞作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可一以作爲謀即
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
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閒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
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
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

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邪栢邪住建共者客耶續史記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司馬貞音邪謂是建之邪客說王狂言遂致失策令建遷共地里志河內有共縣柏[illegible]切客[illegible]音[illegible]叶[illegible]史記歌云云疾建用客之不詳也齊以淖君之亂一本添讎字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楚令三本同作合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齊見一作有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戰國策卷第十三

# 戰國策第十四

## 楚一

高誘注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爲楚謂宋王（劉作楚王一作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五國約（劉作約素）以伐齊昭陽謂楚王曰五國破齊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錢集轉國也）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

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
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蘭之事
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呂五國用兵請効
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也呂膺於齊齊之反趙魏之
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荆劉一荆字無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
果誠何如群臣莫對江一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
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
是逆天帝命也子呂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
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呂爲然故遂與之
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呂爲畏狐也

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
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
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
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一本下更有此言其後三字此
謂慮賢也
邯鄲之難劉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呂
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
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
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
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呂兩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

趙趙見亡形而有（有劉作知）楚之不救己也必與魏合而
吕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吕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
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
趙趙魏相弊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
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曾下有之字）故爲梁
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
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
啓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
夫洩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
夫苟不難爲之外豈忘惡爲之内乎臣之得罪無日矣
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
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
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
楚進兵大梁取（曾作拔）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吕（曾吕作臣）
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
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
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
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

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弒其主者而王終已（已曾一作己）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

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而已（曾一作已）不然無呂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呂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呂嬖女不敝席寵臣不避軒（續不敝席言不久之意不避是敝字無疑）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呂深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曾下有江乙二字）願君必請從死呂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

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效（三同未有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牂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壹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呂身試（錢劉試一作式曾云又作式）黃泉蓐螻蟻（續李善引願得式黃泉蓐螻蟻延叔堅戰國策論藝文類聚引安陵君經拭黃泉爲王先用填黃泉蓐以御螻蟻新序作經）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

說乃封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江乙爲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竟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王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爲之謂錢客因謂劉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得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一作不可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爲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謂謂曾作請劉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城渾出周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咽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呂弱新城圍之蒲反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故作則劉楚王何不呂新城爲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爲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曾錢無王果以新城爲主郡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爲楚使於韓矯㠯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爲國也臣爲太子得新城陽人㠯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得（得一作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續史記作范蜎徐廣一作蠉）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一作吾欲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如（如一作知）事君小不如（如一作知）處室㠯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胡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爲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

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錢劉作陘集作陸）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爲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一作奉）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一作燕）代良馬橐他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

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史記集解劉下更有與深謀三字曾無）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曾作主君）今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疋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戰國策臣作秦）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

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云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曾一本作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劉一本作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馬汗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曾一本作陳）卒盡矣有（一本有字無）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一本作搆）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本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

衛陽晉必開扃（一作晉必大開曾大開）兵（集無兵字三同）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九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續史記此後有屈原諫止之辭）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相秦謂昭睢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睢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爲儀謂楚王逐昭睢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睢歸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睢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是（一作周曰是）列縣畜我也今楚萬乘之

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
王聽之是楚自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
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爲攻
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絶其交內逐其謀臣陳
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
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
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
使齊交不絶齊交不絶儀聞之其效鄢郢漢中必緩
矣是昭睢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
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
華對曰如華孫本華作章不足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
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
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
者有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
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
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
敖子華對曰昔今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
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
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今尹子文是也昔
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貯於柱國定白公之禍
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

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吕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禄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御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月朔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為庶幾乎故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焚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躡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焚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塩焚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焚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給鬬於宮唐之上舍鬬奔

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曾一本無大字）負雞（一本作離）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悉（一作豈患）余無君乎遂自弃於磨山（漢汪引歷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爲爵勸不爲禄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

（續漢李通傳論曰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注引戰國策吳楚戰于栢舉蒙穀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逃于雲夢之中云云苟利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弃於歷山也）

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弍而能起食之王乃大息曰此古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一作就）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抉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戰國策卷第十四

# 戰國策卷第十五

## 楚二

高誘注

魏相翟強死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劉一無下也字）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爲其行人請魏之相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稗里疾貿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一本下有以字）太子爲質昭睢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取（取一作收別本作牧）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

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一本下有齊字）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睢勝秦於重丘（別本丘作兵）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睢之乘秦也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爲公令韋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四國伐楚楚令昭睢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侯不欲桓臧爲昭睢謂楚王曰睢戰勝（一本下有秦字）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一本無以字）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睢



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爲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儇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儇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靚麗好習音者以懽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爲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秦以爲重挾寶地以爲資勢爲王妻以臨于楚王惑

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
鄭傃曰願委之於公爲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
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
子子内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爲用子之
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傃遽說楚
王出張子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敗一作敝）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
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
謂張旄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
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
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
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
果大重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爲楚謂秦王
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
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
敢倍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
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
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追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
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
（便一作使曾作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

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
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
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
王曰寡人之得求反王墳墓復群臣歸社稷也以東
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令作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
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王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
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
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
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
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
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
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
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
王身出王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
下楚亦不能獨守（曾圈去以上二十七字）臣請西索救於秦景
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
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
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
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
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
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
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

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與主東地且與死生乘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女阿謂蘇子曰秦栖（栖別本作西）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爲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

戰國策卷第十五

# 戰國策卷第十六

## 楚三

高誘注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群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爲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爲王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

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王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己廢貴且使己賤故人難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為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子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褏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別本作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

寡人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褱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匆秣鄭褱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褱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

楚王因收昭睢以取齊相臧爲睢謂楚王曰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睢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睢也必以秦合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睢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睢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復睢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韓三同舊作王）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爲王弗取也惠子爲儀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

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爲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爲大王輕矣且爲事耶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爲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聽作德劉）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趙纍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陳軫告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呂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果欲）復之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

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㠯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知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罔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罔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罔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知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一無棊字之所以能爲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劉無不如二字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今臣等爲散乎

戰國策卷第十六

楚四

高誘注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爲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裁少爲多知者官之大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載一作戴）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絶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嗑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褒知王之說新

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善一作喜）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鄭褒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褒知王已爲不妒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捂子之鼻新人見王因捂其鼻王謂鄭褒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捂其鼻何也鄭褒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褒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知困而交絕於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今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莊辛謂楚襄王（荀子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祆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祆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菟而顧

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絶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鉛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㠯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㠯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三同集無以上十字曾本云一本有此十字）夫雀（一本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鯦鯉仰嚙蔆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莽盧治其繒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彼礛磻（續磻補左補何二切以石維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集一無乎字）江河夕調乎（集一無乎字）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谿流（續後語飯茹溪之疏注云茹溪巫山之溪）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已以（三同無以字）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輩（一無此輩字）從鄢陵君與壽陵

君飯封祿之粟而戴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鼏塞之内而投己乎鼏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上有封之二字）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爲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冨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一本下有曰齒二字）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冨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冨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爲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爲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

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客說春申君曰湯㠯亳武王㠯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㠯百里勢臣竊㠯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續荀子未嘗爲上卿後語作上客當是）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續韓非子諺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刼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姧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

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刼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續亦見荀子賦篇韓詩外傳）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布（禕孫作襍）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天下合（合曾作舍）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至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一作候間）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憱（憱劉作慨）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

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時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中一作外）遷延負轅不能上（續索隱引戰國策改辚作轅）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陋於州部堀穴（三同堀上有陪字）窮巷沈滯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音翦）拔僕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曾又作仌）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一無乃字）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一無其字）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閒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一無王字）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

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一無奈字）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封盡（一無盡字）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爲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續越絕記昔楚考烈王相春申君也吏李園園女弟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幸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佐吾胡敢託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有遠道客因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聞之使使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也彼必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來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以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園曰可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弟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與我明日夕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鼓琴曲未終春申君重言善女環鼓琴而歌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爲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即王公也何爲而佐乎君試念之春申君曰諾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呼屬嗣者烈王曰諾即召而可之烈王大悅取之十月產子男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

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圍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後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剪滅之越絕書又云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親爲假君治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吳九十四年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爲相國實（一本實下有如字）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治國（錢劉下有而字）王之舅也不爲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爲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爲君劃其腦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

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爲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今爲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對曰今爲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我（我一作哉）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敝楚見強魏也（一本敝楚見強魏也作強楚敝楚）其於王孰便也（曾云此下恐欠）

戰國策卷第十七

續越絕書隋經籍志稱爲子貢作今雜記秦漢事

疑後人所羼不敢盡信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
女環之名止見於此其書策終始信如此皆出於
女環左爲異也至言烈王死後李園相春申君方
封於吳又立其子爲假君皆與史記國策不合聊
記于此以廣異聞



趙一

高誘注

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沉者
三板郄疵元和姓纂郄巳姓青陽氏之後趙有郄疵謂知伯曰韓魏之君
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
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四本無勝趙二
字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竈生黿人馬相食
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憂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
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
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三
錢劉作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

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趨而出郄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驁復（四本只作復劉作愎）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曾錢無下趙字）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曾錢皆作脩）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

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爲人也麁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一云知果）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

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着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愼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柰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康子之謀臣曰殷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約兩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

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
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
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己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
國家安社稷乎劉作改也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
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
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
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
決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
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僇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
家安社稷禍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
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

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王之政也耕三
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
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令諸侯
孰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劒而御臣以之
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
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
而謀敗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
而就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
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
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
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

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曹本作扜曰欲爲知伯報讎
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
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
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
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
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
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
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
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
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
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



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
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
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
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
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
報讎反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
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
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豫劉去豫字子之爲知伯名既
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
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

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錢無呼天二字劉作呼天而擊之）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續云司馬貞引戰國策衣盡血襄子回車之輪未周而云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惟妄故略之耳今本無此乃後人所刪說苑襄子自置車廂中水漿不入口三日以禮豫讓）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矣（劉無矣字）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措三國攻秦

腹擊爲室而鉅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改爲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爲用今擊之鉅宮（曾改作室）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蘇秦說李兌曰雒陽（元和姓纂洛陽後人無聞）蘇秦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羸縢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曰百而舍造外闕願見

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之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鬬曰汝不如我我者曾去者字乃土也使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秦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秦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蘇秦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敎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

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凌於韓也曾本非素深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攻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唐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崐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桑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讎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温枳一作根柔高平於魏反三公什

清續云史記改三公什清作巠分先俞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韓事趙宜正爲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爲得韓危曾作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此段與史記文多不同蓋訛謬當用史記全篇觀之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衛楚正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鼃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有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鼃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

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黽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唯王才之趙王喜召平原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之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錢劉作甲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三本同作齊）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

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
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
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令發兵已取之矣
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
兵遇趙於長平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
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一本秦問其故
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
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
所苦夫鐵鉆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
日不見無有謂集錢劉作爲臣爲鐵鉆者乎

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
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
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
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
赫樗里疾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
者何也以從爲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
建信者一作君安能以無功惡秦
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齊則是強畢矣建信
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
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

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衛兵亡其北（一作比）陽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齊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今魏恥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構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構不待割而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平聲叶音）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壹是何楚之知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己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己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己也而尚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

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亡（劉本作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羨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己必入於秦有謀故殺（劉作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羨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曾作免）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續云改安作案）移（續云荀子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去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注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按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按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爲臣其主安主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爲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矣（一無矣字）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戍韓梁

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印劉改印作印而多求地

戰國策卷第十八